

## 天蠍少女

瀛苑副刊

天蠍少女，愛恨分明，有仇必報。國三那年轉學到妳的班上，妳待我極好，我倆很快地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，對許多異性而言，妳充滿神秘，視線總是若即若離，讓人想靠近，卻又怕觸碰了禁忌，標準的天蠍座女生。

在我面前，妳卻像個天真的小女孩，總是吱吱喳喳訴說妳心上人的點點滴滴，妳常說，他很像謝霆鋒，既酷又帥，雖不想以偏概全，但對我而言，「謝霆鋒」卻是花心與負心的代名詞，可妳堅持他絕非那種人。

記得當年，同年級有十一個班，每班都有數個妳的追求者，常常，我和妳走在學校，都會有不認識的人拿著兩瓶飲料或是其它零食，然後匆匆的丟下一句，這是XXX給妳們的。凡是見過妳的人，都會誇妳長得真漂亮，妳也知道自己的美，一到下課，妳就迫不及待的拉我直奔廁所，對鏡梳理已經夠整齊的髮型，我很想跟妳說，妳的髮質好到連發明梳子的人都會想折斷梳子。我常羨慕妳那頭又直又亮又帶點淡淡棕色的髮。離子燙、染髮、護髮的美容師，我想都賺不到妳半毛錢。後來我發現，長得美麗的人，都會有一種無可自抑的「自戀」。不論男人女人。

世界是很奇妙的，很多人愛妳愛得無可自拔，可是妳喜歡的那位「謝霆鋒」對妳卻嗤之以鼻，妳被他逮到妳喜歡他，妳就死定了。而妳真的被逮到了。

一天，放學途中，妳追著他，要他停下來，妳拿了一張妳特製的「問卷」請他填寫。問卷開頭是這麼寫的，「你願意跟我交往嗎？」問卷中間畫兩個小方格，一格寫「願意」，一格寫「不願意」。他遲疑了三十秒，勾選了「願意」。妳欣喜若狂，妳沒有問他為什麼選願意，妳也沒有問他是不是也喜歡妳，妳沉浸在喜悅裡，沒有發現他嘴角的那抹笑。

接下來的每天一大早，妳懷著興奮喜悅的心情，親自去買熱騰騰的早餐，放到他的桌上，妳在宣誓妳的地盤，這桌子的主人是妳的。他來上學了，妳見他吃完，心裡泛上滋滋的甜意。妳沒發現，他沒說一句感謝，沒有看妳一眼。

因為妳的宣誓，而他也沒有反對，每個人都知道你們在交往中，似乎只有我看出他的不懷好意。他是學校的大帥哥，又擅打籃球，身材頎長，臉孔俊逸，風靡了全校女生，而妳擁有了他，「看似」。

慢慢地某些女生對妳擁有他感到不滿，她們開始展開排擠攻勢，大家訂的便當常常就少妳一個，妳挨著餓還說，「好險他有拿到，我沒拿到沒關係」。我很想賞妳一記當頭棒喝，拜託醒醒。最常被登記在黑板上上課講話、離開座位、吃東西的也是妳，老師處罰的對象頭一個一定是妳。

慢慢的妳也發現了女生們的計謀，她們躲在後面想見妳氣急敗壞的神情，可是妳不為所動，神態自若。終於，在一天的體育課，妳也出招了，拉著我趁大家不注意時，偷偷溜回空無一人教室，妳宛若女王，開始在審判每個人的罪，「李珊珊上禮拜跟我的他講超過三十句話」，妳知道她每回上完體育課都會猛灌水，妳到黑板挖了一匙粉筆灰，倒入她的保特瓶裡，搖了搖，妳看了看微微混濁的水，得意的笑了，不仔細看是看不出來的，妳說。然後妳走向劉小涵的座位，在她的椅子上塗了一整罐的膠水，妳笑著告訴我，塗這要有技巧的，要不被看出椅子上有東西又要保持膠水的黏性，我笑著問妳，劉小涵的罪狀是什麼，妳說，「上課偷看我的他超過一分鐘」。目睹妳將陳心惠的童軍椅的兩顆小螺絲拆掉，妳解釋，明天就週會了，陳心惠這個大胖妹，肯定會將椅子給坐垮，成為全班的笑柄，再也抬不起頭來。妳還將吳郁華最心愛的Hello Kitty 原子筆筆蕊給摔斷水，再裝回去。

彷彿已在妳腦海裡排演了千遍，妳不費吹灰之力，以很快的時間，完成了所有的刑罰，然後又拉著我回到運動場，沒有人發現我們出走，也沒有人發現我們回來，那段時間，像是被妳用魔法給凍結，是我和妳的秘密。

我真的很慶幸，我是妳的朋友，我深刻的體認一件事，千萬別和蠍子為敵，否則被螫得全身是傷一點也不稀奇。

在妳和他交往一個月後，他甩了妳。並羞辱妳，「當初只是想看妳能白痴到什麼境界，沒想到還真的挺白痴的，我從來沒喜歡過妳。」轉而瘋狂追求妳另一個好友「小文」。「小文比妳可愛一百倍！」他這樣告訴妳。妳整個人像融化的雪，崩了，妳抓著我拚命問：「我什麼比不上小文，為什麼是她？」我無言以對。妳樣樣都贏，可能就輸在世間某種奇怪的「注定」，帥哥愛醜女、美女配醜男，常見。俊男配美女、郎才

配女貌，少見。沒有人懂為什麼。

過了一個春秋，在高一的暑假，再見妳，妳整個人已徹頭徹尾改變，當初的天真早已不復見，世故、老練是妳身上最表層的膜。我穿著笨拙的高中制服，妳光鮮亮麗，髮色整個染成金黃色，在陽光下搖曳透出金色光澤，穿著時髦大膽的粉紅色小洋裝，整個人散發自信，但再怎麼樣還是掩飾不了那淡淡的青澀氣味。妳已經在社會打滾一個年頭了，換了幾個工作沒再念書；而我，還是個與聯考奮戰，啥都不懂的黃毛丫頭。妳說有個工程師每個月都會給妳錢，我不懂為什麼，只知，我倆的路，從交集到平行，才短短二年，卻再也走不回從前了。而妳早已經知道，「不能再被逮到了！」「被愛，比愛人幸福多了！」妳說。

那個像「謝霆鋒」的男生，是妳永遠的痛，令我驚訝的是，妳說妳無法原諒「小文」，常常，在半夜的時候，妳會想起從前他們恩愛的模樣，妳就會到附近的公用電話，打無聲電話騷擾「小文」一整家人，要不就用偽裝的聲音叫小文「起來去上廁所啦！」妳說：「我恨一個人就用全心全意去恨，愛一個人也是全心全意去愛，他們兩個，我既愛又恨，恨上了就永無止盡的恨。」

天蠍少女，愛恨分明，有仇必報。我是說真的。

